



主辦機構：香港作家聯會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
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報道】

香港都會大學獲宋以朗宋元琳捐贈張愛玲、宋淇及宋鄺文美手稿遺物

●梁慕靈、黃淑鳴

編按：著名作家張愛玲在華語文壇地位舉足輕重，今年適逢她逝世三十周年，香港都會大學獲得張愛玲遺產管理人宋以朗博士及其姐宋元琳女士慷慨捐贈一批珍貴文獻及遺物，包括張愛玲的手稿、個人物品，以及張與學友宋淇和宋鄺文美夫婦等人往來的書信，呈現張愛玲創作歷程及宋淇夫婦對張愛玲的作品以至其個人發展的影響。通過今次捐贈，這批文獻及物品真跡將永久存放於都大，為文學界及研究學者們增添一筆無價的文化遺產，並進一步推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及數碼人文創新發展。本文為二月十二日在香港都會大學所舉辦捐贈儀式的紀要。

作為華語文壇極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張愛玲從出生、求學、創作到晚期生活，皆與上海、香港、台灣及美國結下了不解之緣。適逢今年是張愛玲逝世三十周年，其遺產管理人宋以朗博士經過多年的深思熟慮後，正式宣布把張愛玲、宋淇及宋鄺文美的手稿遺物捐贈予香港都會大學。為了慶祝這次別具意義的捐贈項目，香港都會大學於二〇二五年二月十二日舉行了「宋以朗博士及宋元琳女士捐贈儀式：張愛玲、宋淇及宋鄺文美手稿遺物」。當日在儀式分享會上，宋以朗博士回憶起這二十多年來對張愛玲手稿遺物的「守護之路」，也分享了這次決定捐贈的關鍵原因。此外，是次捐贈計劃的兩位召集人：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梁慕靈博士分享了都大研究團隊對張愛玲、宋淇的研究方向；圖書館館長譚文力先生亦介紹了都大圖書館將成立「張愛玲特藏」、「宋淇、宋鄺文美特藏」及有關中國現代文學的展覽廳，以及開展「中國現代文學數碼特藏」的計劃。

宋以朗的「守護張愛玲之路」

宋以朗博士（左圖）過去二十多年肩負起重大責任，一直守護着許多張愛玲的第一手資料，例如手稿、書信及照片等等。在分享會上，梁慕靈博士問及宋博士對於擔任這個身份的感受時，他表示過去很多人問他有沒有壓力，但其實所有工作也沒有時間表及期限：「就像是以前有人問我什麼時候才出版張愛玲的《少帥》，我就說做好自然會出版，還沒做好的話，那就不會出版。」因此，宋博士表示自己幾乎是沒有負擔的。

接着，梁博士在分享會上提到，宋博士這二十多年間對「張愛玲研究」有重大影響，特別是出版了多部張愛玲的遺作、整理和出版張愛玲與宋淇夫婦的書信，並出版了《張愛玲私語錄》、《宋淇傳奇：從宋春舫到張愛玲》和《張愛玲往來書信集》等重要著作。被問到對「張愛玲現象」的看法時，宋博士以自己的統計學專長來分析張愛玲的影響力。他首先提到有關張愛玲研究的數量，指出其學術論文發表數量只僅次於魯迅；第二是張愛玲的傳記出版數量，單單是宋博士的個人收藏已超過二百部。他說：「成千上萬的論文讓人不禁思考，張愛玲到底還有什麼好說呢？關於她的生活，又有什麼可說呢？但是，新的論文與新的傳記仍然不斷地湧現。」可見雖然張愛玲已經離開了三十年，但她的故事，猶如一本沒有句號的傳記，持續地吸引後人的關注。

宋博士接着提到，有人稱張愛玲生前有三個守護天使，包括夏志清、宋淇及宋鄺文美。作為張愛玲的遺產管理人，宋博士指自己也有六位張愛玲的「守護天使」陪伴着他：「我有六個張愛玲的守護天使幫助我，包括陳子善、止庵、馮晞乾、鄭遠濤、謝有坤和高全之。因為有他們的幫忙，令我的工作變得容易許多。」縱使他們與張愛玲素未謀面，但他們對張愛玲研究的堅持與奉獻，令宋博士在這條守護之路上並非是孤軍作戰的。



▲宋以朗博士（中）於分享會上與梁慕靈博士（右）及譚文力先生（左）對談。

張宋書信與宋家餐桌上的故事

張愛玲、宋淇及宋鄺文美的書信經宋博士整理及出版後，讓大眾見證着三人之間超過四十年的深刻友誼。譚文力館長詢問宋博士如何看待這段珍貴的友誼，宋博士回答：「看到張愛玲與父母之間的友誼，我只遺憾自己沒有這種朋友——一個能跟我書信來往幾十年，寫幾十萬字的朋友。」

談及印象最深刻的信件時，宋博士想起了一封由張愛玲於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寫給宋淇夫婦的信件，內容是張愛玲委託其姑姑李開第處理大陸的版權問題，因此需要去文具店買授權表格，卻順道買了一份遺囑表格。對於張愛玲在信中吞吐其辭，宋博士感慨地說：「張愛玲被譽為極偉大的中國作家之一，有人甚至認為如果她活得更長，毫無疑問會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但這封吞吞吐吐的信件，在我看來是一封寫得『一塌糊塗』，卻又相當動人的書信。因為他們三人之間有愛，所以有些事情才變得難以啟齒。」

在分享會上，梁博士透露宋博士把宋家客廳的餐桌及餐椅也捐贈了給香港都會大學。據宋博士的憶述，這張餐桌見證了超過五十位文化、文學及電影人的聚會，包括張愛玲、錢鍾書、楊絳、傅雷、胡金銓、余光中等等都曾是座上客。當他們來到宋家時，很多時候也不是討論嚴肅的文學議題，而是單純地享用一頓家常便飯。至於宋博士在分享會上也提到兩位最親近的朋友——電影演員王羽及曾江：「他們也曾在這張宋家餐桌上陪我打乒乓球。特別記得當時我只有十五歲，王羽在二十歲時仍是個小演員。有時他會在宋家吃頓便飯，陪我打打乒乓球。」可惜兩位乒乓球對手，今天也不在人世了。



▲這套長方形玻璃餐桌和鏤空花紋椅子，伴隨着宋淇一家從上海來到香港，至今已有逾七十年的歷史。這套珍貴的宋家餐桌與餐椅，宋博士也決定捐贈給香港都會大學圖書館。

張愛玲、宋淇和宋鄺文美手稿遺物的一併收藏及數碼化

如今，二十多年過去了。宋博士在分享會上表示，有關張愛玲的出版及整理工作也幾乎完成了，但「幾乎完成」意味着尚未完成：「現在整個房子都是張愛玲的遺物，因此，最後一步，就是找到合適的保管人，並把張愛玲的遺物捐贈出去。」

當問到捐贈給香港都會大學的原因時，宋博士指他傾向於選擇香港作為這些手稿遺物的落戶之地，而自己所關心的不僅是配套及維護等工作，還有能否把張愛玲和宋淇、宋鄺文美的珍貴資料一併收藏及進行數碼化，讓研究者們及公眾能夠閱覽：「對我來說，張愛玲與宋淇、宋鄺文美的書信是一體的，不能分開。」考慮到香港都會大學對張愛玲、宋淇和宋鄺文美手稿遺物的整體保存和展覽計劃，宋博士認為都大是最合適的保管人，並相信他們能肩負起守護者的責任：「我對香港都會大學的遺物保存及管理工作是沒有什麼要求，他們也不需要刻意跟隨其他團體的做法。」宋博士認為，在沒有任何規則之下，這可能是一個新機會。同時，他亦在捐贈儀式當日分享了許多的推廣建議，如「張愛玲一日遊」及相關的虛



▲二〇二五年二月十二日「宋以朗博士及宋元琳女士捐贈儀式：張愛玲、宋淇及宋鄺文美手稿遺物」宋以朗博士、宋元琳女士與香港都會大學代表合照。左起：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梁慕靈博士、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署理院長文潔華教授、香港都會大學副校長（行政及機構發展）鄺志良教授、香港都會大學校董會主席黃天祥博士工程師、宋以朗博士、宋元琳女士、香港都會大學校長林群聲教授、香港都會大學校長高級顧問呂汝漢教授、香港都會大學圖書館館長譚文力先生、香港都會大學圖書館副館長鄧浩標先生。

擬實境和沉浸式體驗等等。

最後在提問環節裏，宋博士被問到對宋淇研究有什麼計劃及期望時，他表示有關宋淇的研究工作並不容易：「我父親是一個興趣很多的人，也曾經用過很多筆名撰寫文章。有關父親的作品及生平整理，我現時還在起點位置，但希望未來能着手處理《宋淇全集》的工作。」同時，梁慕靈博士在捐贈儀式上分享，她將開展一個名為「文論與文化意識形態的建構：冷戰語境下宋淇在香港的文化活動與關係網研究（一九五一至一九九六）」的研究計劃。透過分析宋淇的手稿遺物，這個計劃得以用全面的視角去研究宋淇的人際網絡和影響力，並分析他的人際關係網對香港文化界之影響及個人創作的成就，以及他對文化場域的貢獻，包括文學、電影、出版、翻譯和學術方面等等。

捐贈張、宋手稿遺物後的未來動向

梁慕靈博士在捐贈儀式上提到，這次的捐贈品包括張愛玲、宋淇及宋鄺文美的手稿、信件、相片、證件及知名作家的簽名藏書等等。這些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將為張愛玲和宋淇研究帶來重要啟發，同時也能填補許多研究上的空白，例如以更全面的角度去分析張、宋的電影研究及宋淇在香港的人際關係網等等。

有關這次捐贈的安排及未來計劃，譚文力館長向在場及線上觀眾宣布，香港都會大學圖書館將為這些手稿及遺物建立專屬特藏，並命名為「張愛玲特藏」及「宋淇、宋鄺文美特藏」，並將興建有關中國現代文學的展覽廳。同時，大學圖書館亦會跟人文社會科學院合作成立研究團隊和工作小組，以數碼人文研究的方式，建立檔案文獻資料庫和數碼影像典藏，名為「中國現代文學數碼特藏」。此外，宋以朗博士亦會將其私人藏書捐贈予大學圖書館，供師生研習之用。

譚館長在致辭時說：「這次宋博士的慷慨捐贈對大學及圖書館意義重大，這次館藏的收集、保育、數碼化及推廣工作，標誌着都大圖書館在文物保育與推廣方面邁出了重要一步。」為了妥善保護這些珍貴研究資料，都大圖書館的專業團隊會充分利用在資訊與檔案管理、文獻保護和數碼化方面的專業知識，以確保相關工作順利進行。同時，譚館長也特別感謝宋博士，因為他多年來對這些手稿遺物的處理與照顧，當所有物品來到香港都會大學時，它們便相當有條理且完整。譚館長相信，這兩個特藏不僅豐富現有館藏，也能

體現圖書館支援都大學術研究的使命。

為了慶祝這次的捐贈和特藏展覽廳與數碼特藏的成立，梁慕靈博士在捐贈儀式上也宣布，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及大學圖書館將會在未來展開一系列的活動，包括在報刊撰文推廣張愛玲和宋淇研究、舉辦一系列的學術講座和公開講座，主題包括張愛玲的傳記、張愛玲與宋淇的書信往來，以及張愛玲和宋淇的電影研究等等。另外，香港都會大學亦會舉辦張愛玲和宋淇國際學術研討會，還有以數碼人文和數碼藝術的方法，製作以《傾城之戀》為主題的虛擬實境和沉浸式體驗，以展現出結合科技、藝術和文學的創新教學方式。

這次的捐贈計劃，讓張愛玲、宋淇和宋鄺文美的手稿遺物有機會呈現於大眾眼前。這些珍貴的史料不僅紀錄了張愛玲、宋淇和宋鄺文美四十年來的生活與創作，同時也是香港的歷史痕跡。相信這次捐贈計劃能推動更多有關張愛玲、宋淇和宋鄺文美的研究新方向，讓大家能更全面地理解他們的文學與生活。

（本文圖片由香港都會大學提供。梁慕靈為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黃淑鳴為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助理。）



▲一眾師生和嘉賓於分享會後參觀是次捐贈計劃的張愛玲、宋淇和宋鄺文美手稿遺物。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文化綠蔭】

白沙湖——南疆之旅——

●胡燕青

白沙湖，三千多公尺的一片透明藍。清淨如鏡，純潔如雲。遊人若鯽不傷其通透，離合無常難擾其安舒。與驚嘆的行者完全分割，與喧嘩的大媽徹底無關。沙子白而細，滑入湖中，忘了自己原是小石子、甚至大石頭，他們雍容地迎接澄澈的大局。遠看其貌而不知是水，近觀其身而不信是山。山水之間的，我們稱為倒影。倒影沉靜，用幾乎看不見的水紋說話。虛幻和真實彼此供應，互相支取，裏面沒有謊言。帕米爾高原保護着這組合的美。白沙湖喜歡難倒畫家。

世人來去，朝代興衰，昔日的汗血寶馬和他的少年騎士仰起頭來，只見時代飛流，生生不息。今日的他遠想阿富汗的外敵駕了飛機倉皇撤退，空中丟下了幾個人。他搖搖頭，回首招來一輛鋪滿了

花朵的轎車，從那不稱寶馬的寶馬，新娘穿着高跟鞋走下來，在湖色的照耀下走向他。他拉起她的手，小心翼翼，如同捧着湖水。他不是過客，乃是百分百的歸人，土生土長的哈薩克族中國人。俯仰之間，又一批遊人走過。而他倆卻在此停下，組織家庭，結合為一，生養眾多。在這個打卡的小點上，他們要開一家小店，賣幾十塊錢的和田玉以及半透光的軟糯烤玉米。有時還賣酸奶和雞蛋，直到天荒地老。太平日子沒有英雄，卻有幸福。

新疆有無際的沙，也有設限的湖。沙多而湖少，但新疆的湖特別美。他們在鹽鹼地裏開魚塘，在驕陽似火的熱沙灘上產電能。他們用秋日金黃的胡楊呼喚過客，用丹霞七色的峽谷留住風聲。有人誤以為新疆太乾產不出水果。我來了，就只知道吃水果。新疆有多種

自己的語言，清脆鄉音就像那個湖，不會離開，只會目送那些口音複雜的遊人消失於暮色。旅遊巴裏面的手機載荷着各種美麗的照片，而新疆人一點也不羨慕。他們擁有那個倒影，他們就是那個山、那個湖。只見夫妻倆收拾好攤子，回家做飯。他們的目標是孩子均考上大學，讓村人歌舞歡慶、全鎮結綵張燈。

湖水是包容的，率直的，夜裏星月爭輝之時，沙子繼續忘記自己曾是大石頭，他選擇越變越小，以保持流動，同心進入山水之中明日的風景。

(作者為香港作家。)

啞背瘋——

●朱少璋

從前望文生義，誤以為《啞背瘋》的「瘋」是指「瘋癲」。後來才知道「瘋」指的是「風癱」。《正字通·疒部》：「癱，風癱，筋脈拘急，麻痺不仁。」

「獨腳戲」《啞背瘋》演的是啞漢背着下半身癱瘓的姑娘。一名演員身穿女裝服飾，下身則穿男裝。道具使用上，演員在腰後裝一對當作女子下肢的假腿，腰前則裝上穿戴男子服飾的假上半身。表演時，演員一心二用：上半身是不良於行的姑娘，下半身是啞漢的雙腿。演員的腳步要老成穩重，雙手動作以及面部表情則要活潑輕快。翁偶虹說「一隻背一癱癩，行乞於傳祥之門」的故事，坊間刻本《目連傳奇》均有記載，上演時「先上『四花子，唱蓮花落』。再上『一人扮兩人』」。

《啞背瘋》包含與男、女、老、少相關的快、慢、剛、柔、輕、重、動、靜等變化，演員配合道具一人同時分飾兩角，連唱帶做，上下半身配合得好的話，演出令人拍案叫絕。但看戲在看技術以外，還看感情。有趣的是，啞漢和姑娘的關係不同，就會折射出不同的感情。如果設定的是夫妻關係，則相濡以沫，不離不棄；設定的是父女關係，則舐犢情深，相

依為命；若是兄妹關係，則血濃於水，患難相扶。劇情方面，既可以演災荒之年離鄉逃荒，也可以演閒遊郊野觀賞風光；可以悲亦可以喜。

當然，人物設定也非定要一啞一癱，設定改為一個不愛講話的背着一個口齒伶俐的，也可以「自圓其戲」。《射鵰英雄傳》第二十九回郭靖背着受傷的黃蓉找一燈大師治傷的一節，只要改動一下原著的對白——不讓郭靖答話——這段「獨腳戲」相信可以演得成。話說黃蓉伏在郭靖背上笑道：「靖哥哥，依他說，咱們也別來求醫啦。反正人人都是要死的，治好了，都變作土！治不好，都變作土！活，你背着我！死，你背着我！眼前奇景無數，就算治不好，也不枉了一場奔波。」別忘記：演員在交代黃蓉對白的同時，還要以各式步姿表現出郭靖背着愛人攀山越嶺涉水越澗的劇情。原著中還有黃蓉在郭靖頭頸中輕輕吹氣的浪漫細節——演員向道具假人吹氣，虛實處端看演技如何發揮。

(作者為香港作家。)

一百年前的《英語指南》——

●林中英

家中有些長輩舊書，收拾中找出一本「甩皮甩骨」的《英語指南》。在一九四七年由香港書業公會第三十二次再版。此書由黃履卿輯譯。關於黃氏生平以及此書在何年初版，我無從了解，僅從書中所刊的說明得知：黃履卿老先生已於二十年（即一九二七年）通過法律手續將此書的版權讓與香港書業公會，發售權利概歸公會所有。倘有翻刻假冒，私印私售，定送官嚴究；對報訊公會者，經法官審訊成案，即謝花紅，為通用港紙二百大元。

黃履卿在自敘中寫道：「方今五洲交通華洋和會交涉之事日益繁貿易之途日益廣果欲折衝樽俎制勝關閩苟未通達其語言文字遽逞一己之才智以求有成是烏乎可」，故此他用兩年時間輯譯成《英語指南》，凡市場買賣、社會交涉、人事應對等通用的詞語，「幾於應有盡有」。從這本書出版後到一九四七年已印製三十二版，可看出廣受歡迎的程度，能助人助國，亦無負著書人的宏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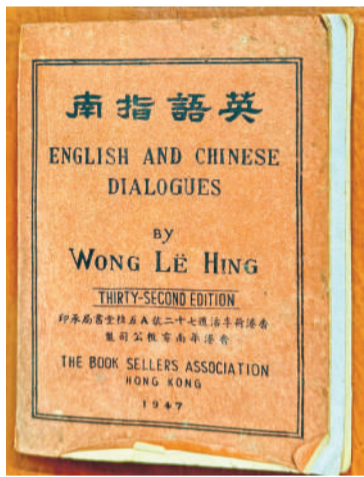
在科技先進、資訊發達、傳播廣泛的今天，看到書中每個詞語、句子注上粵音以助掌握語言的學習方法實在有點好笑，但百年前教育不普及，外語學習更是不興，注音有助於

學習上手。將廚子「Cook」，注為粵音「曲」，達百分之九十五準確；「Steward」，注音為「士挑屈」，也有百分之八十吧；「English」，注音「英忌利樹」，念快一點把字音連起來也使人明白，但「Sevant boy」，注音為「沙墳杯」，就不知何所云了。當年上海的「洋涇浜」英語都是這樣，說的大膽說，聽的需要聽，便粗淺地溝通起來。

這個歷史過程真不好笑。其實自己在中文小學念三年級便開始經歷，那年才初學英語，二十六個英文字母怎麼念也記不全；字母的大楷小楷大草小草「copy book」，寫了好幾年。一星期七天、一年十二個月，也用注粵音方法。那時還未學習使用音標，就算查字典都沒用。到了很久的後來，頗感錄音機的「複讀」功能對學唱歌學語言功德無量，何況現在更有翻譯神器、智能聊天神器……是餡餅從天上降下來了。

曾是學習良本的《英語指南》在今天用不上了，但值得好好保存。學習條件這麼優越，我學好了嗎？

(作者為澳門筆會會長。)



▲黃履卿輯譯《英語指南》。(林中英提供)

商業才是最溫暖的——

●張欣

金錢是萬惡之源，主要是指它強大的吸引力像磁鐵一樣，讓人身不由己。由此而產生的輕商意識，可謂源遠流長，似乎講錢就是無品的同義詞。

果真如此嗎？當然不是。我有一個朋友的媽媽要過八十大壽，全權叫她辦理，但她非常不想大辦。不是錢的問題，而是大家發現沒有，如今請人是個巨大的難題，勞動誰的大駕都是人情。主要是現代人應付自己那攤事都身心俱疲，這樣的場合要送禮要說客氣話，誰都覺得是個負累。但是反過來說，對於媽媽只說我愛你，你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媽媽也很難高興起來，對不對？

結果還是辦了起來，餐廳一訂，房間一布置（彩帶加氣球），酒菜上桌，蛋糕推上來，生日歌響起，媽媽馬上眉開眼笑了。客人可以送小禮品可以送鮮花，相近的朋友可以禮到人不到，皆大歡喜。

這就是商業的溫暖和力量。我們欠了朋友的人情會說很多感激的話，但是請飯就是高規格，啥都不用說了。我們喜歡一個人會送對方心儀的禮物，不可能只唱《月亮代表我的心》。有的兒子事業有成，送給老爸年輕時夢寐以求的一台老爺車，老爸快樂得直抹眼淚。我們外出帶手信給朋友，表示我心裏一直掛住你，對方會很開心。

這也是商業為我們做到的。也許有人會說這不就是金錢交易嘛，有什麼意義？可是你還能找出比這更有說服力的行為嗎？同時商業也代表着一種平等，你可以很有錢或者很有才華，非常美麗或者幽默有趣。但是我們都沒有免費午餐，都要拿自己有的去換我們希望得到的。這本身就是一種商業行為，哪怕它是無實物的、虛擬的，或者只是一種情緒價值。

我在生活中常常見到一種人，他們真的很優秀，業務很棒，個人形象也十分正面，他們的問題是：只要我想做的事，你們都是期待已久的吧，一定欣喜若狂吧，肯定全盤接受吧。

然而我可以很負責任地告訴你，根本不是這麼回事。因為人只要有訴求就處於被挑選的地位，就是別人說了算，極有可能並不選擇你。你可以高高在上無欲無求，但是只要起心動念，就必須拿出足夠的誠意和所有，就要接受別人的評判和挑選，才能得到你想得到的。

我們所說的利他，就是商業化思考問題。你美、有才、正直，甚至有成就有虛名，這些都跟別人沒有關係，如果還想共贏，那我們還有什麼？這才是要想清楚的事。

(作者為廣州市作家協會名譽主席。)

《明月灣區》讀者意見調查

香港作家聯會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邀約支持，在《明報》增闢《明月灣區》版面及在《明報月刊》增設《明月灣區》文化附冊，希望藉此培養及提高公眾對大灣區文藝文化的關注，推動文藝創作、閱讀及評論的風氣，同時透過開放的討論園地，促進大灣區文藝文化的交流。至今，《明月灣區》面世已一段日子，為求回顧檢討、集思廣益，亟望讀者把您的寶貴意見電郵或郵寄給我們，以供充實內容和改進，謝謝。

- 1. 您認為通過《明月灣區》平台，是否有助促進大灣區文藝文化發展、增加對相關文學現象的探討？
- 2. 您對《明月灣區》哪一類文章或欄目最感興趣？
- 3. 若《明月灣區》繼續出版，您認為增加哪一方面內容會更吸引讀者？

電郵：mpmeditor@mingpao.com
郵寄：香港柴灣嘉業街明報工業中心A座15樓明報月刊編輯部《明月灣區》編輯收

推廣大灣區文藝 共建《明月灣區》

歡迎各體文學創作投稿，詩歌、散文、小說、評論皆可。

文章字數二千字內，詩歌三十行內。

請把未經發表作品連同作者簡介及聯繫資料電郵至：mpmeditor@mingpao.com，標題註明《明月灣區》投稿。

更多《明月灣區》內容可瀏覽：《明報月刊》網站：<https://mingpaomonthly.com/gbaspecials>
《明報》網站：www.mpgba.com > 點選右上方「明月灣區」欄目

